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78-2008中国优秀短篇小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978-2008中国优秀短篇小说>>

13位ISBN编号：9787802443945

10位ISBN编号：7802443946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现代出版社

作者：李敬泽 编

页数：27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这是一部以语言为尺度的短篇小说选本。
自1977年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文学语言的重建和扩展，在此过程中，短篇小说一直具有先导性作用。
当本书面世时，有关三十年来文学——作者把它叫做当代文学——的各种选本应已充斥坊间，其选目也应是大同小异。
通过这些选本，公众得以重温当代文学的基本图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等。
这幅图景在当代文学自身的运动中逐步展开，它出于当时当地人们的论述和命名，是创造，也是权宜之计，它受制于文学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所感受的压力和问题。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以语言为尺度的短篇小说选本。
自1977年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文学语言的重建和扩展，在此过程中，短篇小说一直具有先导性作用。
当本书面世时，有关三十年来文学——作者把它叫做当代文学——的各种选本应已充斥坊间，其选目也应是大同小异。
通过这些选本，公众得以重温当代文学的基本图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等。
这幅图景在当代文学自身的运动中逐步展开，它出于当时当地人们的论述和命名，是创造，也是权宜之计，它受制于文学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所感受的压力和问题。
当我们离当时当地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套说辞遮蔽着事物，或者说，事物在这套说辞之外有大片区域未曾被察觉。
所以，作者希望这部选本能够提供一些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经验和知识：从文学语言演变的角度，重新看三十年来的小说和文学。
当目光调整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在纷繁歧异的文学现象中看出某种形式、某种被多端探索的意义。

作者简介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两芮城县。
少时居于河北省保定、石家庄。
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4年毕业后，在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任编辑。
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现任《人民文学》主编。
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著有理论批评专著、文集和散文随笔集近10种。
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优秀青年批评家奖。
2005年获《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
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

书籍目录

序　文学语言，及其未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夜的眼灵与肉受戒哦，香雪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无主题变奏枯河你不可改变我十八岁出门远行塔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吹手向西反标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达马的语气狗日的足球朋友们来看雪吧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清水里的刀子地球上的王家庄天鹅绒黑猪毛　白猪毛发廊情话化妆

章节摘录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朋友，你喜欢蒙古族的民歌吗？
那山泉一样轻快流畅的好来宝；那号角一样激动人心的摔跤歌；那曲折、辽远、拖着变幻无穷的神妙长调的《黑骏马》；那深沉、悲愤、如泣如诉的《嘎达梅林》，自古以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啊！
每一个草原上的骑手都会说：马头琴的乐声沸腾了我们的血，点燃了我们的心！
　　我特别喜欢唱歌。
来到乌珠穆沁草原以后，我深深地爱上了那些朴实无华的蒙古族长调歌子。
刚穿上牧民的袍子，我就用汉字把蒙语歌词拼写在小本上，一天到晚“啊嗬哝”地唱。
牧人们见我爱唱蒙古族歌子，高兴地称我为“玛乃道钦”——我们的歌手。
　　可是，虽然我很快学会了几支流传草原的民歌，但我并没真正理解牧人歌手的心情。
比如说，我就曾经好久不理解，草原上的人们为什么总是歌唱母亲。
　　“母亲”常是蒙古族民族的主题。
渐渐，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你喜爱蒙古族民族，你就会发现：以母亲为主题的歌子，简直有着神话般的力量！
　　记得我刚到蒙古草原插队时，有一次到牧民吉格木德爷爷家里做客。
牧民们围着吉格木德爷爷喝着奶子酒谈笑。
威风凛凛的吉格木德爷爷微笑着，一面拉着那把自制的、安着一个紫檀木长鬃马头的马头琴，一面唱着歌。
　　几支歌子唱过以后，马头琴奏起了《乃林呼和》——译过来就是《修长的青马》。
这是一首驰名乌珠穆沁草原的、歌唱母亲的古歌。
　　当歌中唱到“头发斑白的母亲啊，你的恩情像东方的晨曦；头发银白的母亲啊，你的恩情像温暖的朝晖”，我突然看见吉格木德爷爷那皱纹密布的紫铜色脸庞上滚下两颗泪珠。
再唱到“酷夏的夜是多么难熬啊，是母亲喂给了我奶水；严冬的夜是多么冻人啊，是母亲掖紧我的皮被……”蒙古包里静悄悄的，男人们低下了头，女人们轻轻啜泣起来。
歌声拖着委婉的长调，穿过蒙古包的天窗，轻轻地向草原飘去……　　这是为什么？
朋友，我相信你一定愿意听听我所找到的答案吧！
这答案是我亲身经历了草原上严冬酷暑、风云变幻的艰苦斗争才找到的。
我是多么希望告诉你这些体会啊，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　　和大多数在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一样，我也有两个母亲。
一个是我的生身母亲，住在北京；另一个是我的蒙古族母亲，我叫她“额吉”，住在草原。
按汉族的习惯，额吉算是我的“干娘”；按蒙古族的习惯，额吉把我看成她的抱养儿子。
我住在额吉家的蒙古包里——那是阿拉哈哥哥结婚时，卖掉了那匹漂亮的枣红自留马置下的。
在这座蒙古包的毡顶下，我们迎送过多少难忘的岁月啊！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天住进额吉家的情景。
那时我一句蒙语也不会讲。
虽说我已经是十九岁的小伙子了，可是到了这里，我却觉得什么都新奇。
一放好行李，我就跑到门口去看风景。
包前的牛车上拴着一头又高又壮的花山羊，它昂着头，像个小马驹子。
这是阿拉哈哥哥抓来准备杀给我吃的自留羊。
我心眼里一活动——一骑山羊会是什么滋味儿？
于是偷偷解下它的绳子，一下子骑到它背上。
那家伙真厉害，蹬蹬蹬驮着我就跑。
正当我得意忘形之际，大山羊突然猛地一退，我一个趔趄摔在地上。
它又不依不饶地用那尖尖的犄角狠顶了我屁股一下。
　　后来，隔了两三年，莲花嫂子还用这事取笑我。
一提起这事，她先咯咯地笑个不停，逗得两个小家伙——舞蹈家达莫琳和小骆驼巴特尔也跟着笑。

巴特尔一傻笑，鼻涕口水都流到他那宝贝木碗里。
只有额吉不太笑，她疼爱地看我一眼说：“ 当时我想：这北京孩子简直和三岁的巴特尔一样，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像样的牧人呢？
”　　唉，说起那时的事真怪不好意思的。
可是你不要以为我就是那么一副淘气样，在草原上晃荡了几年。
在乌珠穆沁辽阔的草原上，在母亲——额吉的身旁，我就像三岁马鞴上鞍子一样，一眨眼，在流矢般的岁月中成长起来了。
夏天，我和额吉顶着烈日，并马驱赶着肥硕的羊群。
额吉教我认着牧草的种类。
冬天，额吉让我先裹着皮袍躺下，再用宽大的山羊皮被紧紧地包好我的脚。
额吉掖紧的被窝是那么暖和，我躺在里面，看着额吉给我补毡袜，在驼线穿过毡子的嗤嗤声中，我香甜地入睡了。
每当阿拉哈哥哥从马群回来，额吉就催他教我蒙文。
一天晚上，我趴在额吉身旁，用蒙文写了一条“ 我的额吉好 ”，念给她听。
她那和北京妈妈一样和蔼慈祥的眼里，溢出了幸福的泪花。
她扔掉牛腿骨做的纺锤，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的脸，然后在我的额头亲了一下，银白的乱发触到了我的脸。
　　在牧民的怀里，一块石头也会揣得滚烫。
我们这些还不懂得人生的年轻人的心，揣在蒙古族人民的怀里，也确实变得热起来。
可是，烤热的东西，哪怕它是一颗心，也有再冷却下来的可能，要想得到一颗永远火热的心，还要经过特殊的磨炼。
　　一九七二年的春寒，对我就是这样一场磨炼。
　　朋友，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还能记得七二年春天曾有过几天阴雨的春寒。
但任何一个草原的牧人都不会忘记那春寒回袭的严酷情景，不会忘记那春寒降临五月的草原时引起的可怕灾难。
——是哪个熟知草原的文学家写过这样的话：白毛风，春天的白毛风，是屠杀我们牧人的刀子！
　　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在那场风雪后，前额上增添了牧人的皱纹；也并不是因为我在白毛风中冻伤了双颊；当然也并不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了脱过毛的胖马被冻得在寒风中倒毙——就能说我经历了特殊的磨炼。
不，风餐露宿和铺冰卧雪固然是牧人值得骄傲的经历，但它远不能称为“ 特殊的磨炼 ”。
你若想懂得这种磨炼是什么，还得从暴风雪刮起的时候讲起……　　暴风雪像一个狰狞的怪物，半夜时分闯进了草原。
清晨——说是清晨，只是由于黑漆漆的混沌迷茫变成了白蒙蒙的混沌迷茫。
一步跨出蒙古包，马上就被风雪裹住，就像掉进了一个嗷嗷怪叫着的深渊。
粗硬的雪粒狠狠地打在脸上，又冷又疼。
迈开几步，就再找不到近在咫尺的屋门。
天地间飞闪着急速卷过的灰白色雪雾。
迷茫中，一个白色的人影出现了，这是下夜的额吉。
她顶着一条皮被屹立在羊圈门口，浑身上下披了厚厚一层白雪，完全成了个雪人。
　　牧民一年工作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严寒酷暑，也不问雨雪风霜。
女人下夜，男人出牧．这是乌珠穆沁草原的祖传分工。
我牵来冻得发抖的马，准备给它鞴鞍子。
额吉蹒跚地踏着积雪，取来一条棉毯给马披上，又帮我把马鞴好。
在尖利的风啸中什么也听不见，额吉把粘满冰雪的瘦削身躯靠近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 春天的马已经脱了长毛，不小心会冻死的！
”她急切的声调，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这场风雪的严重破坏性。
　　等风势稍稍减弱，我就赶着羊群顶风出牧了。

我用厉声的吆喝和套马杆的套索，把羊群缓缓地赶向蒙古包北面的山洼，那里有我们小心保存了一冬的牧草，专门留在白毛风的日子用的。
一切可恶的自然灾害，如台风、暴雨、风雪、地震，常是一个浪头追着一个浪头，一个冲击接着一个冲击。
我那企图设法熬过这场风雪的希望，就在暴风雪的第二个冲击下被粉碎了。
大约下午三点钟，尖利嘶喊了一夜半天的空中好像响了一声闷沉的雷鸣，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
呜呜的风啸变成了轰轰的狂吼，铺满草原的厚雪向天空翻卷，世界好像消失了，只剩下白花花的一片。
羊群吓呆了，停下脚步，咩咩叫起来。
羊的惨叫声伴着狂暴的风吼，使我突然感到了恐怖！
我好像变成了一具稻草人，吓坏的羊儿不再理会我的喊叫和马杆子的抽打，它们扭头顺风狂奔起来。
白毛风得意地怪叫着鞭挞着它们，羊群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从我马前、马后，甚至马肚子下面，蜂拥着窜过。
我下意识地拨转马头，紧紧追上羊群，来回地跑着横线，企图拦截它们。
但是，浑身粘满雪块的羊群像一堆雪球，一个劲儿地顺风滚去。
我的嗓子嘶哑了，头脑也呆滞了，只是机械地左挡右拦和喑哑地吆喊。
小绵羊绊倒在雪坑里，我下马把它扶起来。
羊群遇到冻死的马匹惊散了，我纵马把它们赶到一块……　　右侧的山坡上，有一群受惊的马顺风狂奔，一个牧马人闪电似地在马群里飞驰。
我只从呼呼的风吼中辨出他一声绝望的喊声——这群人马，就像腾云驾雾一样，在风暴的裹胁下倏然消逝。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皮袍子在马鞍的银钉上划开一个大口子。
风雪拼命地从那儿钻进我的怀里。
冰冷的寒气扫尽了袍子里仅存的一点温暖，我的半个身子冻木了。
我用一只手紧紧捂着这个破洞，继续拦截着羊群。
白毛风的呼啸中传来了一个声音：“喂！
——”　　不管在多少只羊的叫声中，小羊羔也能辨出母亲的叫声。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额吉！
听：“喂——小铁木尔——”　　我猛地从马镫上立直身子，奋力喊着：“额吉！
我在这里——额吉！
额——吉——”　　一团雪雾冲到我身边，额吉的青马浑身披着冰甲，额吉穿着的达哈，也粘着片片的雪块。
她的眉宇中现出一股坚毅的神情，这种神情只有在抢救孩子的慈母脸上才能找到！
额吉全不像个六十岁的老人，灵活的青马驮着她飞快地穿过雪雾，一根赶牛车用的粗鞭子，随着她坚定威严的吆声，有力地打在踟蹰不前的羊儿身上。
羊群似乎和我一样，由于额吉的来临而稍稍安下心来，它们不再烦人地咩咩乱叫了。
在一根套马杆和一条粗牛鞭的催赶下，在两骑快马的堵截下，羊群渐渐转身朝东，半顶风半顺风地，被赶进一个石头圈。
石圈墙挡住了白毛风。
我也随着风声的减弱渐渐缓过神来，我们下了马。
额吉心疼地打量了我一下：“小铁木尔，你迷路了吧？
这白毛风真凶。
没关系，一会儿——咦，你的袍子破了！
”　　她慈祥的眼中又出现了刚才那种神情：“穿上达哈！
”说着她就脱下那件毛蓬蓬的达哈。
可是额吉里面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羔皮袍，我坚决不答应。

我一只手捂着破洞，一只手推开额吉的达哈。
“孩子，薄袍子总比破袍子强！
一会儿顶着风赶羊回家时，你会冻死的！
你这小铁木尔怎么不听话！
快，快穿！
快穿！
”——额吉眼里的那种神情是无法拒绝的……　　后来，我曾经为当时接过那件达哈悔恨不已。
达哈挡住了要吞噬我的白毛风，而薄薄的羔皮袍子却没能保护好额吉瘦削的身躯。
　　万恶的寒风唤醒了潜伏在许多草原牧人体内的魔鬼——关节炎。
暴风雪过去了，战胜寒潮的春天终于降临到我们的草原。
可是，当我独自坐在五彩缤纷的山岗上，在轻柔的和风中，看着雪白的小山羊嬉戏的时候，额吉却倚在蒙古包的木墙上，看着莲花嫂子默默地烧茶。
我的额吉，由于把白毛风中的温暖让给了我，她的下肢瘫痪了。
　　我再也不唱歌了，不懂事的达莫琳总求我吹口琴，给她跳舞伴奏，可我总推说有事。
我也不淘气了，晚上赶羊进圈时，爱学骆驼叫的巴特尔一拿套马杆套羊玩，我就骂他，可是以前我是最爱玩这个把戏的。
我不再像疯子似地纵马狂奔——过“马瘾”。
我的羊群出牧最早，晚上回家时，羊儿都吃得肚子滚圆，人们都说我变了，我也觉得自己在变化。
好像是在额吉病后，我才成了牧人……可是，尽管人们夸奖我，我却总是心情沉重。
好额吉，什么时候你再能和我一块骑马呢？
　　额吉可不这样。
两个月后，她把一块小牛犊皮垫在膝下，挪一步，拉一下牛皮，又恢复了忙碌的生活。
渐渐地，牧民们看见她跪在乳牛腿旁，膝盖下垫着块牛皮挤奶，也不再感到新鲜了。
她只是不能骑马。
可是，她是骑惯了马的人，额吉的丈夫去世早，她是又当父亲又当母亲地把独生儿子阿拉哈哥哥抚养大的。
——所以，她总是爱操心马的事：“小铁木尔，别让马喝泥塘的脏水，到井上去饮马！
”“阿拉哈，我的青马该剪剪鬃了！
”有时，我抚弄着她的膝盖，难过地低下头来。
她却笑着摸着我的头发说：“草原上的骑手不能整日愁眉苦脸。
像我这样的人，草原上多着呢！
”　　真的，你看瘸马倌敖日布，放马摔断了腿，可他总是笑呵呵的。
只要马杆一撑，他就轻巧地跃上马背。
还有吉格木德爷爷，骆驼倒下来，砸断了他三根肋骨。
可他连医生也不找，只是每天从驼群回来，朝图雅额吉要半碗酒喝。
他还满认真地对我说：只要喝点酒，肋骨是会自己接上的。
牧人从不把伤疾看成残废，也从不过多地对不幸者讲宽心话。
那场春天的暴风雪一共毁坏了我们公社七个牧人的身体，可是这七个人都重新恢复了生活和斗争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人啊！
……　　额吉不光是我的母亲。
她对所有知识青年都像对巴特尔、达莫琳和我一样心疼。
每当有知识青年来我家做客，她总是把藏在柜子里的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吃；要是来了女知识青年，她就更高兴了，一面问长问短，一面催促莲花嫂子烧奶茶。
人家走了，她还倚着门框，跪在牛犊皮上喃喃自语：“多好的姑娘啊……”　　转眼间牧草变黄，金风飒飒的秋天到了。
又一场灾难袭击了我们的草原：邻队查干宝力格的牧场发生了火灾。

一连几天，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刺鼻的烟味。
夜晚，遥远的地平线上一片通红。
火灾扑灭的那天早晨，爽朗的大队书记班达拉钦叔叔路过我家时说：有两个北京知识青年在扑火时烧伤了。
额吉一听就焦急地扯住班达拉钦叔叔的袍角问：“他们烧得重吗？
现在在哪儿？
”“在公社卫生院，准备送城里治疗。
其中有个姑娘，烧伤得比较严重。
”额吉立刻命令似地说：“小铁木尔，给额吉套车！
莲花，把箱子里的甜奶豆腐拿出来！
我要去公社看看孩子们！
”我把额吉背上牛车，莲花嫂子把一口袋奶豆腐塞给我。
中午，我们赶到了公社卫生院，那里已经围着不少闻讯赶来的牧民。
人们焦急地期望着什么。
那个烧伤的女青年全身缠满了绷带，只露出眼睛、鼻孔和嘴。
额吉一进病房，见到这情景就大哭起来。
泪水在她的脸上纵横，打湿了她的前襟和紧攥着的、装满奶豆腐的布袋。
额吉的哭声惊醒了那个半昏迷的病人，只见她睁开浮肿的眼睛，好像要辨认这陌生的蒙族老妈妈是谁。
终于，她蠕动了一会儿嘴唇，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额吉。
”声音是那么微弱，又是那么动人。
好像她在这声呼唤中倾注了无限的深情。
我把那包洁白的奶豆腐轻轻地放在她枕旁，然后小心翼翼地背起额吉，慢慢地退出病房。
她那双浮肿的眼睛一直凝望着额吉。
归途上，我和额吉都没有说话。
牛车在草原上缓缓前行。
一种崭新的意识在我心里萌芽了。
好像，探求了多年的真理，这时，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牛车在草浪上颠簸，山峦、溪水、蒙古包、畜群，慢慢地向后移去，可是我的眼睛里，却仿佛只看到一个奔驰在烈火中的骑手，他高声地喊着：“额吉——”是呵，为了这样珍贵的民族情谊，为了如此亲爱的母亲，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献出来的呢？
……不仅如此。
我和许多伙伴还是在经历了更多的风雨以后，才开始体会到母亲的意义。
秋风刚吹黄了牧场，草毯就披上一层松软的雪被，又是一个冬天。
我紧张地劳动着，因为再不能依赖额吉帮忙了。
捂得严严实实的弱畜棚里，青贮草堆得山高；拖拉机从盐池拉来了一车车盐块，预备给畜群增加过冬的营养。
牧人们也到处忙碌着。
书记班达拉钦叔叔那匹大黑马，每天跑得汗淋淋的，到处都能听见他那粗犷的声音。
就在这时，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那是下雪后不久，旗里来了几个蹲点的干部，他们宣布班达拉钦是阶级异己分子，撤了他的职，并把他关在队部交待问题。

编辑推荐

当我们离当时当地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1978-2008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遮蔽着事物，或者说，事物在这套说辞之外有大片区域未曾被察觉。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